

然而重要的是要改变世界”，可以说表明了这个理论范式的基本立场。在本体论上，批判理论认为现实中存在矛盾，矛盾使事物发生变化，进而形成否定之否定。在认识论上，批判理论认为现实是历史的产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现实。因此，这种理论认为科学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研究者的价值判断会影响到研究结论的产生。在方法论上，批判理论提倡相互合作、批判反思，应该摆脱情绪困扰。同时，这种范式带有强烈的道德取向和政治立场，也反对把专家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并不是直接的关系，必须经由意识的启蒙。^[6]

3. 解释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和批判理论不同，解释主义持相对主义的态度，代表人物有狄尔泰、韦伯、舒茨、加芬克尔和伽达默尔等。狄尔泰的名言——“自然需要说明，而人需要理解”，可以说是解释主义的经典注脚。在本体论上，解释主义认为正是行动者的解释与理解使得社会世界变得井然有序，有意义的行动等同于服从规则的行动，研究结论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建构的。在认识论上，解释主义认为科学研究的任务是理解社会世界有意义的秩序，这种理解只是一种解释性的理解。换言之，解释主义的认识论坚持交往取向，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呈现主体间性的状态。在方法论上，解释主义从行动者的视角界定及解释人类的行动，通过“本质直观”发掘一般人前反思的自然态度，在特定情境中揭示常识理性，主张阐释循环，通过主体间性达到视域的融合。^[7]

正是这三大理论基础使得质性范式非常重视研究对象对问题的理解和说明，给研究参与者或合作者以关怀和尊重，从而使得研究贴在地平线上行走，与现实生活世界更为接近。

二、质性研究的目标旨趣与结论概括

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并不是完成同一件事情的不同途径。相反，它们的作用和逻辑不同，通常都适合各自不同的问题和目标，研究结果的推论范围也迥然不同。

（一）质性研究的目标旨趣

研究目标通常包括学术目标和应用目标，前者关心的主要是解释——充分揭示现象发生的过程和原因，或者回答某些前人研究中没有解决的问题，

而后者关注完成——满足某种需求、改变某种情境或者达成某个目标。^[8]

1. 质性研究的学术目标旨趣。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特别适合质性研究的学术目标主要有：一是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行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和思想政治教育事件对于置身其中的个人或集体在动机、情感和认知等方面的意义。如果研究者不仅关注客观发生的事件和行为，而且关注研究对象如何理解这些事件和行为以及他们的理解如何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运用质性研究非常合适。二是描述研究对象采取某种行动所处的特定情境和具体情境的影响。质性研究聚焦的常是较小的群体，甚至是个体，并且会充分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因此，研究者可以非常明确地认识到思想、行为和事件是如何受到特定情境影响的。三是探索性了解所关注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以获得初步印象和感性认识，同时为以后更系统、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基础。质性研究是一个“即时”进行的过程，比较灵活，需要反复“修改”研究设计，以解释新发现的资料。四是阐述思想政治教育事件发生的具体过程、演变态势，在此基础上建立因果关系。质性研究中的因果关系与定量研究有很大不同，关注的是事物的发展过程和作用机制。也就是说，定量研究者通常关心的是，变量 x 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变量 y ，而质性研究者更关心 x 在产生 y 的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以及作用的过程是怎样的。^[9]

2. 质性研究的应用目标旨趣。前述的学术目标以及所要求的归纳式、开放性的研究策略使得质性研究在达成下列三种应用目标时具有相对优势：一是通过研究得出对于研究对象和其他群体都能理解的信度较高的结果。比如，采用开放式问题来评价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问题比起标准化的问卷调查更为有效。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缺乏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研究多是哲学思辨的，与日常的政治教育情境没有联系。二是进行旨在提高实践效果的政治教育评估研究。比如，理论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都在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进行评估，结论大体一致，就是有效性不高。其实，我们应该把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放在具体情境中进行评估，唯如此，才具有针对性。三是与研究参加者或具体实践者进行合作研究。质性研究的“表面效度”以及它对特定情境、其中